

新年幾味



人生在線
梅莉

進入臘月後，我陸續在做與「年」有關的事。比如，我在某平台購買了幾箱水果，品種各異。今年的車厘子價廉物美，小朋友直呼實現了「車厘子自由」也是一種小確幸。買水果時，我會順手給遠方的家人與好友快遞一盒，蘋果寓意「平平安安」，橙子是「心想事成」，柿子是「事事如意」，現在誰家也不缺這些，但真摯的祝福誰能拒絕？

除了備吃的，我依然保持着每年過年給自己與家人買新衣的慣例。過年穿新衣新鞋是我們小時候的習俗。那曾是我一年當中最期待的事：當我站在櫃子上貼好對聯，母親終於把我們每個人的新衣服新鞋子從箱子裏拿出來，大家穿戴一新地祭祖後，終於開啟年夜飯的家宴。酒喝到微醺，父親給我們發壓歲錢。那時紅包裏的錢很少，父母囑咐晚上睡覺時壓在枕頭下，紅包在過年後還是會被收回的。所以，我對於過年的紅包沒什麼興趣，從小愛美的我倒是對新年穿新衣特別起勁。彼時在吾皖南小鎮過年，新鞋必然是媽媽親手製作，而新衣則是請裁縫師傅上門做的。裁縫王女士是個中年人，臉上有個大大的藍色胎記，她性格爽朗，笑聲能傳出幾里地，特別招人喜愛。我覺得最大的原因是她能給人帶來美與希望。穿戴煥然一新的小夥伴們拿着紅包、提着燈籠走街串巷是我們那個年代的「春晚」，不熬到夜裏十二點等大人放完鞭炮是絕對不睡覺的，只想緊緊抓住幸福的尾巴，不讓它溜走。蘇軾在《守歲》一詩裏說：「兒童強不睡，相守夜

歡嘩」，宋代的東坡小時候過年和我們一樣興奮得不肯睡吧。

穿新衣過年，大概是我保存舊年味中最不可或缺的一味。雖然如今大家可以一年四季隨時買新衣服，也可以幾年不買一件（我有個奉行極簡主義的朋友就是），並不會影響生活質量，但，一身新裝地過年是對年的尊重，是對與親人團聚的尊重，有一種新年新氣象的積極心理暗示。

年年有魚，是我保留的第二道年味。年夜飯餐桌上必有一道魚，還不許我們動筷子，這是父親當年立下的規矩，他解釋為這是傳統。之所以除夕宴不讓吃魚，我覺得是長輩們心想如果除夕就把魚吃掉了，那麼來年就沒有「餘」，沒有餘糧怎麼行？所以，這條魚就一直吃啊吃，吃很多天還沒吃完。說起吃魚，就會想起小時候過年，父親單位發魚的場景。操場上大大小小的魚分成一份份，分量其實差不多，有大青魚、帶魚、鯽魚等。讓大家抓鬮，有人運氣好，抽到大魚，開心得很，有人運氣差拿了小的，但勝在數量多呀，也笑咪咪的。魚，在我心中，是吉祥物般的存在，過年哪能沒有魚呢？只不過，現在，再也不會除夕不讓吃魚的習慣，我們把它改了，想吃就吃，吃完了年初一再做一條唄。

比起兒時過年家家做米糖、磨豆腐、蒸年糕等大工程，如今的年味確實刪繁就簡淡了許多。但我還是保留了舊年味的好幾味，比如年前大掃除、貼對聯、做蛋餃、炸圓子，千里赴團圓……年，一期一會，從期待、無感、無奈到期待，歲月來了一個完美的閉環。我總算學會鄭重對待歲月的饋贈，哪怕是條討厭的皺紋呢，或許內裏也隱藏着成長的智慧。



冰瀑醉遊人



市井萬象

賽里木湖位於新疆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境內，是新疆海拔最高、面積最大的高山湖泊。冬日的賽里木湖，景色壯美，吸引各地遊人前來遊覽。

新華社

倫敦塔的另一面



英倫漫話
江恆

到英國倫敦塔(Tower of London)觀光，相信導遊除了介紹這座王室宮殿的趣聞，一定少不了講些鬼故事，因為這裏也曾是令人聞風喪膽的監獄。歷史上倫敦塔有過多種不同用途，比如宮殿、堡壘、軍械庫、鑄幣廠、國庫、天文台、避難所等等，但知名度很高的莫過於監獄和刑場，曾經關押和處死過著名囚徒，像是英王亨利八世的第二任王后安妮·博林，她在倫敦塔被處死時年僅三十五歲。此外，英王愛德華四世的兩個兒子，在叔父理查三世登基後被關進倫敦塔，從此人間蒸發，一般認為被秘密處決，但沒有人知道具體細節。至今，英文中「sent to the Tower」仍有進監獄的意思。

倫敦塔這種恐怖又神秘的色彩，被莎士比亞寫入戲劇《理查三世》之中，他生動地描述了「邪惡叔叔」理查三世的罪行。他先是殺了被關押在倫敦塔的哥哥克萊倫斯，又將侄子囚禁在倫敦塔，自己趁機篡奪了王位。劇本中有叔侄兩人的精彩對話：當理查叫侄子小約克去倫敦塔時，小約克說，「在倫敦塔裏我不能安眠。」理查問，「為什麼，你怕什麼？」小約克回答，「我的叔叔克萊倫斯的怨魂。祖母對我說，他就是在塔中被殺的。」顯而易見，連小約克也知道倫敦塔是個可怕的地方，無奈他逃脫不了理查的魔掌。最終他在「安息去吧」的命令聲中，一面想念着死者，一面走進倫敦塔。

對於倫敦塔囚犯的殘酷遭遇，作家丹尼爾·迪爾在《人類酷刑簡史》一書中寫道，那些可憐的人一旦被關進倫敦塔的地下室而遭受拉架刑，沒有人能撐過一天，他們的肢體就從關節連接脫位。比如，當一個新教牧師被控私藏「惡意醜化國王、貴族、高級教士」的書籍時，便被鞭子狠狠地打一頓，甚至耳朵和鼻子被割掉，以及在面頰上用赤鐵烙印。據記錄，在「血腥瑪麗」統治的五年間，被投入倫敦塔折磨致死的人不計其數，僅被燒死的大人和孩童就多達上百人。一五五八年，瑪麗之妹伊麗莎白登上英國王位後，就把前主教囚禁在暗無天日的倫敦塔。

那些被關押在倫敦塔的囚犯，在等待命運之時，經常會在石牆上留下隻言片語。狄更斯根據當時案列在小說《雙城記》中描述了類似情節：在監獄進行部分改建時，工人們發現了一座古老的地牢，是多年以前建造的，早已棄置不用了。地牢內牆的每塊石頭上，都有囚犯刻下的字跡——日期、姓名、怨訴和禱詞。在牆角的基石上，有個囚犯大概是在臨刑前刻下了他的遺言，一共是三個字母，看上去是顫抖的手用很簡陋的工具匆匆刻下的。經過辨認，那是DIG（挖），人們很快找到了東西，可惜不過是些幾乎腐爛成灰的紙屑。這位不知姓名的囚犯到底寫了什麼，看來成了永遠的謎。不過從他把東西藏起來，不讓獄卒看到，並在牆上留給後人線索來看，他寫的東西一定非常重要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倫敦塔囚犯在石牆上刻下的數百處塗鴉文字於去年首次曝光，科學家透過尖端技術，將一些曾被列為「難以辨認」的內容破解。此次發現的是倫敦塔東南角的鹽塔，是亨利三世於一二三〇年代建造，被關押囚犯的罪名五花八門，比如有一位布里斯托爾旅館老闆，因被指控從事巫術而入獄。專家發現，在這些數百處塗鴉中，刻有一五七一年等日期，顯示倫敦塔被用作監獄的時間很長。而塗鴉大部分是圖畫，包括十字架，文字都相對較短，並且包含聖經段落，說明很多宗教犯或文化程度不高的人被關在這裏。此外，有一處塗鴉似乎使用了布列塔

尼語（法國西部的少數民族語言），其中提到了丈夫、榮譽和河流等說法，表明很有可能關押的是一位外國女性，這在囚犯中是較為罕見的。

除了被關押的囚犯，倫敦塔中還有一個特殊的常駐「人口」——烏鴉，數量通常不少於六隻。根據傳說，如果居住在倫敦塔裏的六隻烏鴉飛走，倫敦塔和英國將會傾覆，因此王室迄今仍保留在倫敦塔圍養烏鴉的傳統。也有歷史學者認為，倫敦塔作為刑場，烏鴉實際是為了增加陰森氣氛而被引入的。英國探險家榮赫鵬爵士在描述一五三六年安妮·博林被處決時曾寫道，「就連塔上的烏鴉也一動不動地坐在城垛上，靜靜地凝視着這奇怪的場景。」

實際上，不論出於哪種目的，烏鴉都必須關在倫敦塔裏不能隨意飛走，從某種意義上講，牠們何嘗不是塔中「囚徒」。作家彼得·阿克羅伊德在《倫敦傳》一書中寫道，倫敦塔的美麗原野塔樓石牆上，有人用鐵釘刻下《金翅雀墓誌銘》：「雷利在陰鬱的監獄裏憔悴／我歡快地歌唱，不抱怨我的命運……然而，死亡比法令溫柔／已經贖我出了囚禁」。底下刻着「由倫敦塔獄友葬於一七九四年」。不論狄更斯《荒涼山莊》裏的新門夜鶯，還是奧威爾《巴黎倫敦落魂記》裏的小籠子紅腹灰雀，牠們在籠中叫喚，都讓人聯想到不幸的倫敦人與囚鳥之類，有着一種奇怪的親密關係。



▲英國倫敦塔。



▲《里斯本沉沒》劇照。

紀錄的力量



黛西札記
李夢

近日，二〇二四年度中國影響力十大紀錄片公布入選名單，《里斯本沉沒》等十部紀錄片入選。這些作品從歷史、文化、藝術和民俗等不同層面講述中國故事，為海內外觀眾帶來難忘的視覺體驗及思考。

《里斯本沉沒》可謂過去一年上映之國產紀錄片中，最讓我印象深刻的一部。電影歷時整整八年才拍攝並製作完成，疫情期間，導演兼製片人方勵經營的數間科技公司均經營困難，他冒着賣房產的風險也要堅持把電影拍完及上映。在他看來，生命太短了，怎樣可謂成功？不是賺最多的錢，也不是獲得什麼大獎，而是「遇見對的人，做有趣的事情」。

觀看這部時長超過一百二十分鐘的紀錄片，應懷着足夠的耐心及敬畏。此片上映之前，相信很多觀者像我一樣，不曾聽過任何關於「里斯本丸」的往事，而從影院離場後，太多人對那段塵封的歷史，對船上堅守的英國士兵，對岸上英勇的中國漁民，肅然起敬。

影片講述二戰時期，一艘押運數千英國戰俘的日本貨輪「里斯本丸」，從香港啟程前往日本，途經浙江東極島海域時，被

美國戰艦擊沉。船上的戰俘在日軍的殘忍屠殺中絕境逢生，在東極島漁民的捨命援助下，其中的三百多士兵最終獲救。有人用「東方的敦刻爾克」來形容這一事件，在我看來，二者確有相似之處（戰爭危難關頭，動用民船營救士兵），而八十多年前「里斯本丸」上驚心動魄的往事，其中人性的光暗、慾望的掙扎與糾葛，甚至比敦刻爾克撤退更為複雜且慘烈。

影片中，方勵身兼導演、海洋科學家和歷史探尋者等多重身份。拍攝團隊在英國、中國、日本、美國和加拿大等多地取景，從海底沉船實地勘察，到採訪多位戰俘後代，及至翻查歷史資料等等，抽絲剝繭揭開真相，還原出當年那一場震撼人心的海上災難。船上的英軍士兵在生死絕境中互相守護，岸上的東極島漁民拿出家中珍藏的雞蛋和魚乾救援死裏逃生的戰俘。藉由沉浸式觀影，觀者穿行在歷史與當下之間，從檔案史料、親歷者口述、三維動畫再現場景中，觸摸歷史事件的肌理，再審視當年巨大的戰爭陰影之下，人性在至暗時刻如何熠熠生輝。

關於二戰的電影與紀錄片眾多，這部電影的敘事及視角稱不上宏闊，卻足夠觸動人心。影片前半段有不少關於日佔時期香港歷史的敘述與回望，尤其值得如今香港的青少年體會並思考。



白話文人物志
李春陽

一九一四年章太炎因反對袁世凱稱帝被軟禁在北京錢糧胡同，黃侃冒着風險進京搬去和老師同住，一面侍奉先生起居，一面日夜聽先生講學論道。同年經文科學長夏錫祺推薦，黃侃入北京大學國文系任教授，講授《文學概論》《詞章》《中國文學史》《文心雕龍》等課程，先後五年。

黃侃是章太炎最有學問的弟子，飽讀詩書而不輕易下筆，因信奉「觀天下書未遍，不得妄下雌黃」，發誓五十歲以前不著書，不幸在虛歲五十之年突然病逝。章太炎為其撰寫《墓誌銘》曰：「豈天不欲存其學也？於是知良道之不可隱也。」一九三四年黃侃在南京自建三層小樓，取名「量守廬」，取陶淵明「量力守故轍」的意思。他的門區請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常委兼秘書長葉楚傖題寫，據說是為了讓各派系的特務組織不敢上門騷擾。上層六間屋全部作書房用，藏書十萬餘冊，家境富裕使他坐擁書城。其父黃雲鶴做過四川按察使、成都知府，致仕後做過張之洞辦的兩湖書院院

黃侃

長。黃侃少年早慧，過目不忘，一生嗜書愛酒，章太炎以聯「遇飲無人徵酒戶，得錢隨分送書坊」相贈，在東京留學時加入了同盟會，也是在東京，拜章太炎為師，他同時還拜比自己年長僅兩歲的劉師培為師。黃侃早年給《民報》寫過很多文章，最有名者是署名「奇談」所寫《大亂者，救中國之妙藥也》，此文一出，《大江報》被封，主編詹大悲被捕，那正是辛亥年的武漢三鎮，革命的火藥桶即將點燃。

章太炎曾說，「季剛始從余學，年逾弱冠，所為文已淵懿異凡俗。」除了學術著作論文，黃侃一生寫了大量詩詞，延續「詩言志」「言為心聲」的古典傳統。他說，「物理無窮，非言不顯，非文不傳，故所傳之道，即萬物之情，人倫之情，無小無大，靡不並包。」

「若夫文章志初，實先韻語，傳久行遠，實貴偶詞；修飾潤色，實為文事；敷文攤采，實異質言。雕飾愈甚，則質日以漓；淺露是崇，則文失其本。又況文辭之事，章采為要，盡去既不可法，太過亦是招謫，必也酌文質之宜而不偏，盡奇偶之變而不滯，復古以定則，裕學以立言，文章之宗，其在此乎！」

其弟子曾緘（慎言）一九四五年為《量

守廬詞鈔》作序，「本貴家公子，少年革命，遍交當世賢豪。意氣甚高，偶儻自喜。中年以後，尊為大師，馬融授徒，不廢聲伎。迂拘者議其儂薄，寒儉者震其高華。先生皆不與爭，而詞則緣此益進。」

黃侃對於書面語和口語之間的不同，不僅有清醒的意識，且有精到的論述。胡適公開提倡話怎麼說，就怎麼寫，以追求「言文一致」為目標，其極端嘗試並不是口述實錄體，而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所謂「寫話」運動。

「言辭修潤而成文章，而文與言訖於分乖者亦有故。撰述之家求其文字之簡當，或志在行遠，亦必美其采章，簡與美相承，自與造次口頭不能同狀。言在唇吻，隨世遷流，文著於書，其性凝固，故自爾雅解詩書之詁，輒軒記絕代之言，常語趨新，文章猶舊，方圓異德，故雅俗殊形矣。」

純拙之夫，自愧不能文事，竟創怪說，以愚世人。人性懶惰，勤劬者少，從彼之說，既省精力，又得聲名。」

「學問文章，當以四海為量，以千載為心，以高明廣大為貴」，「人類的一切學問，當以正德、利用、厚生為三德」，這是黃侃的話。

（二十六）